

陈登科 著

中国当代
长篇小说藏本

ZHONG GUO DANG DAI
CHANG PIAN XIAO SHUO
CANG BEN



风

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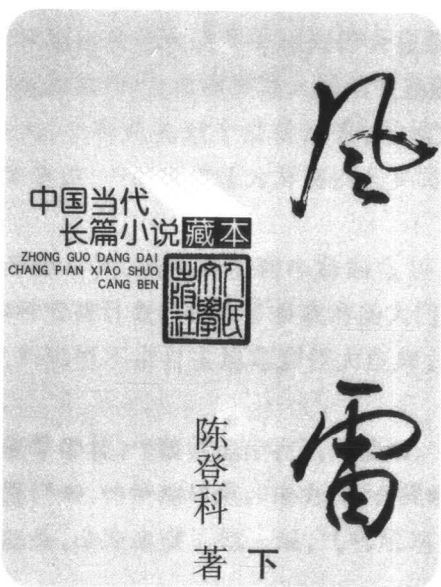
下

I247.5

50=2

:1(2)

2005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雷/陈登科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.1
(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)
ISBN 7-02-004912-5

I. 风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2780 号

责任编辑:刘海虹 装帧设计:何 婷
责任校对:常 虹 责任印制:周小滨

风 雷

Feng Lei

陈登科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544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22.625 插页 6
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02-004912-5

定价 36.00 元

(全二册)

数字图书馆
PDG

第三十二章

日子过得像流水一样，眼一眨，几天已经过去。任大庄的编席小组还没有组织起来，可把何老九急死了，急得在屋里团团直转。

这两天，祝永康也没有腾过手来过问任大庄组织编席组的事情，因他从胡大虹的案件中，觉察到敌人活动的迹象。根据他的分析，胡永贵这个人，十有八九是个潜伏敌人，可是如今下落不明。他一面派人四处察访，一面领着任为群整顿全乡民兵组织，摸清全乡政治情况。

这天早上天刚一亮，祝永康接到小詹的电话，熊彬找他回区去，研究全区春种安排计划。他出了乡政府的大门，一想到任大庄编席组的事情，两脚便不由自主地弯到任大庄来。他挂念着何老九的工作情况。

何老九捧着旱烟袋，气鼓鼓地坐在当门抽烟。

祝永康走进门来，热情地叫道：“老九，怎么样啦？”

何老九抬起头，冷冷地望了他一眼，气吼吼地扭过头去，理也不理他。

祝永康拖过一只小矮凳子，在何老九对面坐下，笑笑道：“怎么，在和谁生气啊？”

何老九骨碌站起来，挥挥手中烟袋，吼道：“生谁的气，俺就生你的气。”“你”字说得特别重。

祝永康对何老九的脾性，已经摸得透溜溜熟。听到老九这种突如其来的暴叫，并不感到奇怪，仍是笑笑道：“噢，我还不知道哪！生我的气，我们就来吵一架呗。”

何老九道：“雷声大，雨点小，光说大话，不做实际事情，俺还有啥可说的！”

祝永康道：“这倒是个新鲜词儿。你说说，哪些事情是说了没有做？”

何老九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，人家后杜编席小组已经动工编席子了。俺任大庄呢？到如今还没有个影子，太丢人啦！俺得用狗皮把脸蒙起来。你当书记的当然不在乎啰！”

祝永康完全明白老九生气的原因了，便趁机激他一激，说道：“怎么，你担心爬到后杜去，是不是？”

何老九道：“俺一辈子还没爬过！爬也不该俺去爬。你担全乡担子，顾不上俺们也就罢了，又把为群也带着团团转，一跑出去就是几天不归村，边也不沾。任大庄就这么算啦？”

祝永康道：“我们不是谈得一清二楚，任大庄组织编席组的事情，全部交给你，一切都由你负责吗？噢，我不找你生气，你还倒打一钉耙。”

何老九一时想不出回话，又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，一肚的怨气渐渐消掉大半。又坐到原位上去，吹吹烟袋，装着烟，道：“你光知道把责任交给俺，俺把腿跑弯了，也动不起来，也没人来帮俺出主意，拿拿办法，叫俺一人咋搞。”

祝永康道：“也不完全是这样。上回我讲过，我参加革命的时候，站在别人面前，只有齐胸高，可是打仗的时候，我并不愿意落在别人后面。你当时还夸我：‘好样的，是贫农的儿子。’还说：‘俺们贫农，就是硬骨头。’这话我永远都记得。”

何老九道：“俺！俺就能和你比？”

祝永康道：“这又为啥？算起年龄，你比我大一半还转弯。谈起社会知识，你比我丰富。论起工作条件，你对庄上每一家，每一户，每个人，祖宗三代都摆在肚子里。哪一行也比我强，为啥不能比呢？”

何老九又被问得无话可答了。把装好黄烟的旱烟袋往祝永康手里一塞，从心眼里发出笑声，说道：“俺辩不过你这张嘴。说心里话，我不是生你的气。俺听说后杜组织起编席小组，心里急得慌，有意激激你。”

祝永康道：“这有啥可急的呢？他们前天才组织起来，追得上的。再说吧，光着急也没用啊！”

何老九道：“这样吧！你不要老把为群抓在手里，叫他回来，商议商议，俺也有个帮手呵！”

祝永康道：“不是我要抓住他不放，不让他问任大庄的事情，实是有了一件比组织编席小组还重要的事情要他去做。”

何老九道：“他不回来不管呵！俺是个大炮筒子，到庄上，见到三个人一摇头，心里就搂不住火啦！”

祝永康很喜爱老九这种性格，心里有什么嘴里就讲什么，是一条直肠子。可是他也有弱点，做事太急躁，不管什么事，他嘴一说就要行动，慢了一点就沉不住气，就要发火。世上哪有这么多容易事呢？因此，他便趁此机会，来点破他这个弱点，吸了一口烟道：“老九，你是认上我这个朋友了，既然是朋友，说话也就没有啥的避讳。你这个人，人好心好，就是脾性太急躁不好，这样子下去，党交给你的任务就难完成。”

何老九道：“老祝，俺生来就是这个脾性，要么就不答应你，既说过了，就是火海，俺也睁着眼去跳。人，要讲一个‘信’字。我答应过，任大庄的编席小组，在三天之内一定组织起来。今天已是第五天了，还不见影子。讲了十个人，要碰五六个钉子，你说，俺咋能不发急呢？”

祝永康笑笑道：“我和你的想法不一样。我的想法，要搞好工作，首先得硬着头皮去碰。”

何老九道：“这个，俺是碰不了。”

祝永康道：“是的，开始碰的时候会有些疼，正因为疼，你才会

想办法,学本领,这就是对人的锻炼。当你钉子碰得多了,办法也多了,本领也大了,也就锻炼成铁人了。这样子在工作中,才能顶得住风浪。”

何老九道:“俺不是怕疼。你叫俺去耕田耙地,推大车,挑重担,俺保证走在别人头里;叫俺去受气可不成。就是因为受气才闹革命的,革了命还受气,这命还有啥的革头啊!”

祝永康还是头一回听到这样奇妙的理论,想了一想说道:“这气同那气不同。那是被地主富农踩在脚下的肮脏气;这是带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荣气。肮脏气一天也不能受,光荣气受一点不要紧。比如说今天一见面,你就冲头冲脑地训我一顿,我也算受了气吧?你说,这同黄龙飞给为群受的气,就能一样了吗?”

何老九低着头,抓抓后脑瓜,沉思片刻,拍拍手道:“不错,不错,是俺这个老脑袋没转过弯来。俺听你的,干!”

祝永康吸了几口烟,磕去烟灰,交还烟袋,站起身道:“我还要到区里去开会,晚上回来再慢慢细谈。”

何老九情绪大振,将祝永康送出门,转身便去找素云,硬着头皮碰碰看。

素云在院子里喂猪,抬眼见何老九笑容满面,拿着烟袋,精神抖擞,走进她家的大门。她虽然知道了什么姨侄女的事是别人假造的,可是看为群还不回家,以为还是何老九留他做伴,十分怨恨。心里想:何老九来找她,必定是来批评她思想落后,要她向为群低头的。因此,越加怨怒,转身指着站在门口的小云骂道:“你不好好在家里陪伴你的亲人,跑出来找什么魂?”小云莫名其妙地呆看着妈妈。

何老九走在路上,已想好了一整套词儿,如何开口说第一句,如何拿话打动素云,如何动员素云参加编席小组,安排得有条有理。可是一进大门,听到素云的骂声,看到素云的脸色,好像扑通掉进冷水缸,老脸皮霎时变了颜色,事先编好的那些词早已飞到九

霄云外，半句也想不起来，呆呆地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站下来。

素云用眼角扫一下何老九，越看越气愤，低头拾起一根芦柴，在小云身上狠狠地抽了两下，骂道：“你这个没有良心的！那年你睡在地上，席边都扯了，俺一口一口把你喂活。你现在，也跟人家一起来欺侮俺，把俺往脚底下踩。”

素云十分明显地指桑骂槐，骂得何老九抬不起头来。

何老九在一九五一年春天土地改革后，曾经害过一次伤寒病，病势非常重，人人都说他不得好了，把他放到地铺上，不仅席边扯了，连头前引路灯都点了起来。可是素云这个好心人，怜恤孤苦老汉，白天坐在他头前喂他粥汤，黑夜守在他铺边喂他开水，整整伴他半个月，把他从死路上拉到活路上。庄上谁不说，何老九的命，硬是素云从阎王老爷面前抢回来的呢？素云现在夫妻吵架，看何老九一直没来劝解，又看他留着为群不放回家，伤心透顶，也是事出有因。

何老九到素云家去，思想上也有准备，就是骂两句，他也准备挨着。一来听老祝的话，受一点光荣气也要做好工作，二来他也确实铭感素云的救命之情。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素云会指着小孩来骂他，更没有想到素云把他当着生死仇人一般看待。老九猛然想起，为群前几天所说他同素云的斗争，是不可调和的，这不是活活地证实了吗？

何老九站在院子里，把手中烟袋狠狠向素云一挥，咬咬牙，把话咽下肚去，转身便走。

他从素云家出来，抬眼一看，祝永康已出了庄头，便大喊一声：“老祝！”跟后撵了上去。

祝永康刚刚出了庄头有半截田远，忽然听到何老九在后惊乍乍地叫起来，忙转回身，急步迎来，问道：“啥事？”

何老九气喘吁吁，奔到祝永康面前，没头没脑地问道：“俺自己当组长，管不管？”

祝永康一见何老九的脸色，已知他到了素云家，定然碰了钉子，趁机鼓励他道：“好，太好啦！你自己亲自出来领头干，那不是最好吗？”

何老九把手一挥：“管！你走吧！”

祝永康站在路口，跟在何老九背后看看，沉思一下，又喊道：“老九，回来，你急的啥？我还有话和你说。”

何老九转回身道：“还有啥？”

祝永康走了几步，来到何老九身旁，在路旁青草地上坐下，抽一支烟给老九，平静地说道：“来，坐下。”

何老九接过烟，轻轻地吐出一口闷气，蹲下身子，双脚后跟垫着屁股，伸过烟卷，从永康手中吸着火道：“天不早了，你要到区里去，得赶快走啦！”

祝永康仰起脸，看看太阳已爬上小斜角，怕区里等他，也有点急了。但是心中有话要说，便道：“没关系，还早得很。”

何老九也扭过头，看看太阳，又低着头抽他的烟去了。

祝永康看着何老九额角上那根青筋不停地跳动，感慨一声：“唉！老九，当一个革命战士可不容易呵！我们的县委书记方旭东，你认识吧！”

何老九低着头，边吸着烟边哼哼地答道：“认识。初解放，他就在俺们这地区，领导俺们斗地主、分土地。”

祝永康又问道：“你知道他是怎样参加革命的吗？”

何老九摇摇头。

祝永康道：“一九四一年春，日本鬼子大扫荡，把他家乡周围十三个庄子烧得地塌土平。他的父亲和母亲也是在那一次被鬼子杀死。他恨极了，带着从火堆里抢出来的一把菜刀，决心参加革命，与鬼子拼个死活，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报仇，为父母报仇。我们部队领导看他年纪太轻，人还没有枪高，没有收他。他不回家去，他也无家可回，部队走到哪里，他便跟到哪里，整天钻在连队炊事班

里，帮助炊事员烧火、抬水、淘米、洗菜，结果，不收他也得收了。

“有一次，连队去打敌人一个据点，也是在冬天，下着大雪。全连战士冒着风雪，经过四十五里路的急行军，定更时，便接近敌人的据点。

“不到二更，攻击号声吹响了。他们这个连队担任主攻，连连几次冲锋，都被敌人的炮火压下来。连长火了，命令三班班长领着两个战士，抱着炸药包，去把敌人的桥头堡炸掉。

“平地的雪，已有一尺来深，人往雪沟里一伏，刚刚埋住身影。

“敌人的照明弹，好似无数火球，飘扬在天空，照得雪地上格外明亮。

“三班班长爬过敌人第一道铁丝网，突然发觉脚后头有人，扭头一看，却是旭东，只见他手拿切菜刀，紧紧伏在班长身后。班长大为吃惊，低声命令他快回去，他却哭了起来。班长吓慌了，怕他一下哭出声来，暴露了目标，只好叫他伏在原地不动。

“敌人的桥头堡里，也不知有多少机枪，好似无数条恶龙，一股劲地向他们喷吐火舌。两个战士在送炸药时，一个一个牺牲了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三班班长如同一支箭突然射出，一个炸药包，塞进敌人的火花乱飞的桥头堡里。

“一声轰响，敌人整个碉堡飞向天空！可是在桥肚底下，敌人的机枪又响了。原来敌人大碉堡背后，还有一个地下暗堡。这时，旭东的胸部也受了伤，敌人的炮弹炸断了他的一根肋骨。可是，一听后面的冲锋号已经吹响，敌人暗堡里的机枪还在疯狂地向外面扫射，他能够躺在雪地上不动吗？不能，他已经是一个革命战士，无论如何，在敌人面前也得直起腰来！他从牺牲的战士怀里，抱起炸药包，飞身冲向敌人……”

祝永康还没有讲完，何老九骨碌站起，狠狠甩去手中的烟尾，老泪盈眶地说道：“老祝，你放心好了，俺何老九这一次，就是天塌下来，腰也挺得直直的。”说着，转身大步走回村去。

何老九二次回到庄上，刚刚前脚迈进秦三年家大门，突然又退出来，站在门旁，默默思索了一番，退回身，又跟祝永康后边追上去。

祝永康已快到湖荡了，听到后面何老九的叫声，忙又转回来问道：“怎么，你又想起啥事情？”

何老九周身跑得汗流如水浇，边擦着脸上的汗珠边问道：“俺问你，中农能不能参加俺们的编席小组啊？”

祝永康笑笑，试问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何老九道：“俺有些事还拿不准啊。像秦大娘她们家，过去一没雇过人，二没放过债，生活比俺强一点，也和俺们一样，受黄龙飞这班人的欺侮，如今，儿子还是个青年团员。要照俺看，这样的中农是可以参加。可是，他们地好，牲口棒，手头比以前更宽绰，和俺们弄到一起，他总觉得俺们这些人要沾他的光，得他便宜，怕不能和俺们一心呵！”

祝永康听了，非常亲切地拍拍何老九的肩背道：“你分析得很对嘛，还有啥拿不准呢？中农生活是比贫农强一点，在政治上同样受富农的欺侮，心与我们当然近了，能动员参加的，全动员他们参加。我们能主动地多团结些中农，也就多增加我们一些力量。”

当天中午，人们刚刚吃罢中饭，孩子们背着书包，蹦蹦跳跳地上学了。黄大权伏在黄龙飞家大门里边，双手抓着门框，斜着身子，微微探出个头顶，向门两边看看，好似老鼠一般，跳出门，贴着墙根，三蹦两跳，溜到素云家门口，直起身，整整衣服，扛着头，哼着下流的小调，一路唧唧呀呀，唱到何老九家门前。他伸头向屋里张望，见无一人，知道何老九去动员人来开会了，便顺手拖出个小矮凳子，往树下一坐，从口袋里掏出两把葵花子，倚到树上，眯缝起眼睛，嗑着葵花子，等着。

秦三年的母亲秦大娘，今天兴冲冲地来到何老九家门前来参

加开会。可是一见黄大权懒洋洋地躺在树根底下，不由一愣，问道：“大权，你在这里干吗？”

黄大权躺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，阴里阳气地答道：“开会呗。”

“开会！你来开啥的会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？老九找的嘛！”

“你也参加编席组？”

“这你管不着。组长说了算。”

“哼！世上人都死尽了，找你来参加编席组。”

黄大权坐起来，瞪瞪眼：“唉！你怎么张嘴就骂人哪！这事你管得着吗？”

秦大娘把眼一歹，从鼻子里哼出一声：“哼！”回头便走了。

秦大娘走了不久，任安才的老婆又来了。

这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人，嘴快，好说好笑。人没到，她的声音早到了：“老九这个老死人，俺锅碗没有涮清，他站在那里死催活催，说人都到齐了，单等我一个。这不活见鬼吗？连个鬼影子也没有啰。”

黄大权骨碌站起，让过凳子道：“来来，坐下，等一会，人就来了。”

安才老婆道：“谁和你在这里坐，你没事，别人也没事？”

黄大权道：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天天都有事，就在乎这半天吗？来来，吃葵花子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从衣兜里抓了一把葵花子，塞到她手里。

安才老婆接过葵花子，在小凳子上坐下，没话找话说：“老九也不知怎么想起来的，要组织编席小组。好多人弄到一起，热闹倒是怪热闹的，能不争不吵就好。”

黄大权道：“怎么，你还不知道？万春芳她们早就组织起来了。公家出钱买芦柴，做出芦席归自己。谁做得多谁就得多。”

任安才老婆道：“鬼才信你的。国家也没有摇钱树，拿钱出来

培养你当地主啊！你财迷哩！”

黄大权道：“信不信由你啊！你去看看，人家做的席子成堆……”

任安才老婆站起来道：“谁在这里听你胡扯瞎拉，俺找老九去。会要不开，俺还下湖砍草哩。”

黄大权一听她要去找老九，便伸手在她膀子上捏了一把：“唉唉，不能走，老九要俺在这里帮他招待客人，你……”

任安才老婆虽然好说好笑，人却是极正派、极规矩的。她被黄大权一捏，满面绯红，把手中的葵花子，朝大权脸上猛力一甩，大骂道：“日你的亲妈，去同你那个小妈妈抠抠捏捏的，姑奶奶不跟你动手动脚。”她气愤极了，也不找老九，回家背起柳筐径直下湖去了。

任安才的老婆走了没有多大一会工夫，黄孟启的母亲和任七的婶娘，还有其他几个妇女，说说笑笑向何老九家走来。

“他大娘，你听说吗？春芳她们，做一张席子要落好几千块钱。”

“老九说，这是毛主席的号召，是走社会（主义道路）呢！意思大得很。”

“人都说，组织编席组，是好事，哪知道呢。”

“咋不是好事呢？在这春荒当头，一个钱能当十个钱使。做做芦席，手头也活泛些呵！”

“好事倒是好事，就怕有些毛手毛脚的人也加入，我们老实头就要吃亏。我想等一等看，老九说死说活，定要今天就加入。”

这几个人边走边谈着心，到了何老九家门前，一见黄大权坐在那里，互相映映眼睛，掉过头来便走。还有几个妇女，在半路上碰到这几个人，向何老九门前望望，也跟着往回走了。

太阳渐渐平南了。何老九跑得满头大汗，笑嘻嘻地回到家门口，只见门前单坐着一个黄大权，开会的人一个也没有。老九好似冰水浇心，从心里直凉到脚跟。冷冷地问道：“你坐在这里干啥？”

黄大权忙站起身，笑嘻嘻地迎上道：“嗨，嗨，老九叔，俺来找你……”

何老九道：“找俺，你找俺有何贵干？”

黄大权道：“俺过去走错路了，千万求老九叔拉俺一把。你在祝书记面前说说，只要给俺一个悔改的机会，俺定悔过自新，重新做人。”

何老九把手一挥：“滚！你这个懒蛇，不学好的东西，如今才知道错了，早干啥的？俺没有这个时间帮你这个浑蛋去说情。”

黄大权扑通往何老九面前一跪，苦苦哀求道：“老九叔，你做做好事，只要你帮俺说说话，给俺这一次机会，俺对天发誓，再不学好，就叫天雷轰顶，野火烧身。”

老九没有讲话。黄大权磕下头去，又求道：“亲九叔，可怜可怜俺。你老人家没儿子，权当俺是你的不肖之子。你拉俺一把，叫祝书记不要把俺当坏人看待，不要把俺丢在穷人的外边。等你以后百岁归天，俺替你披麻戴孝，烧香拨火。”这个黄大权，简直说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不由人不动心。

庄上人谁都知道，何老九这个人嘴硬心软，哪里经得住黄大权甜嘴苦求。他在小凳子上坐下，从腰间拔出旱烟袋，冷冷看了黄大权一眼，说着：“起来。你这个东西，不到黄河不死心。那天就和你讲过千百遍，好好劳动，把地种好，你硬是不听！多少好人你不学，你跟黄三他们那班破烂去鬼混，去和羊秀英合到一起。如今知道好歹了吧。”

黄大权爬起来道：“羊秀英，俺与她一刀两断，各奔前程。黄三、黄龙飞这些人，俺这两天边也不傍了。”

何老九道：“不是这两天，从此以后，不准你再和他们来往。你知道不知道，那些东西，是俺们穷人的仇人！告诉你，俺们穷人的恩人是共产党！是毛主席！你要牢牢地记住！”

黄大权道：“俺已知错了，俺坚决改过。”

何老九装好黄烟，吸着火，又道：“你在这门口，看到有人来没有？”

黄大权道：“看到了。秦三年母亲，黄孟启母亲，任安才家里的……她们都来了。来到门口看看，几个人唧咕唧咕也不知唧咕些什么。我只听她们说：‘干不得，干不得！’一人骂了几句，回头就走。”

何老九沉愣一下，疑问道：“骂了几句，骂谁啊？”

黄大权道：“老九叔，庄上这些娘们，你还不清楚，一个个都是属火纸的，不打不成器。你越是跟她好说，她在背后越骂你，骂你……”

何老九挥挥手中烟袋，喝道：“滚你的！俺不听你的鬼话。”把烟袋放在嘴边吹吹，往腰间一插，急忙追到秦三年家去，想问问她们，为啥来了又走了。

任大庄家家户户都已点灯吃晚饭了，惟有何老九还在挨家奔走。

这一天，祝永康心里老是惦念着任大庄的编席组。他从区里回来，没有去乡政府，直接赶往何老九家去。走到门口，见门关着，伸手摸摸，门已上了锁，以为他在庄上哪家开会，转身便往庄里走去。刚刚走到大塘边，见老九回来了，忙迎上来问道：“老九，怎么样，有点眉目了吧？”

何老九笑笑道：“上午人倒是都来了。”

祝永康道：“来了就好嘛。来了就是胜利。”

何老九道：“没等俺回来，一个个又都走了。”

祝永康道：“那为啥？”

何老九道：“他妈的，黄大权不知从啥地方充魂，充到俺门前来。一个个看到黄大权在这里，以为他也参加，就走了。费了半天嘴皮，还没把大家说转。”

祝永康问道：“黄大权是来干什么的？”

何老九道：“他来找俺向你讲个人情。”

祝永康道：“讲啥的人情？”

何老九道：“只要这次原谅他，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他一定学好。”

祝永康有些诧异：乡里谁也没有提过要处理黄大权，他为啥突然跑来求情呢？黄大权不早不晚，恰恰在开会之前，跑到何老九家门口坐着，这就更有点蹊跷。听老九的口气，像是信以为真，便问道：“你准备替他怎样讲这个人情呢？”

何老九笑笑道：“俺不是讲情，俺是想对你说，黄大权这个孩子，也是穷苦的根子，不过一时走上迷路，得教育还是教育，还把他拉到俺们穷人这一边来。”

祝永康道：“你看能拉得过来吗？”

何老九道：“大家都用力拉他一把，他会过来的。”

祝永康笑笑道：“无意落水的人是有的。我听人讲，落水的人有两种，一种人当别人救他的时候，他伸手让人拉，顺着别人的手往岸边游；另一种人快要淹死的时候，一碰到人，就把人死死地抱住。人家被他缠得游不动了，只得同他一起淹死。”

何老九摸摸额角，沉思了半天，懊悔道：“俺是不该和你讲这个话。”

祝永康伸手在何老九肩上拍拍，安慰道：“讲有啥不可讲，还是想想再说吧！为群回来没有？”

“他回来了。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他也是在发急，回到家便去找秦三年他们了。”

“好，我去看看他们。”

祝永康一走，何老九便忙着为他做饭。

1
任为群和秦三年，还有黄孟启，三个人团在庄东头水塘边，开

党团员小组联合会议。

任为群说：“任大庄，党员，团员，不管怎么说，还有我们三个人啊！党提出号召，组织起来，发展生产，与灾荒做斗争。我们不出头，叫何老九挨家挨户去动员人，也不觉得害臊吗？”

秦三年嘟嘟囔囔道：“俺不是说过了吗，俺保证：说通母亲，带头参加编席小组。”

任为群道：“不用保证了。我在庄上已经了解过，今天的事情，就坏在你的母亲身上；就是她一个人在庄上说开的：她情愿把嘴用线缝起来，也不参加。”

黄孟启道：“你不用怪错人了。不是秦大娘不愿意参加编席组，她是……”

任为群接过来：“怕吃亏，是不是？同志，我们啥事都把讨便宜放在头里，还叫啥的革命？革命，就是为着全中国穷人翻身，为着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得到解放。张口就把便宜放在前边，还叫啥的革命？”

黄孟启发急道：“你也没让别人把话说清楚，就火冒八丈高。迎头噼噼啪啪地来了。”

任为群道：“你还有啥没有说清楚？你这种思想，也就是三年母亲的思想，是同情中农的思想。”

黄孟启也火了，跃身站起来，噓道：“你冷静一点，让别人把话说到底，再扣大帽子也不迟啊！”

任为群见黄孟启跳起来，自己反而冷静了，拍着自己的额角道：“好好，我是不冷静，听你的，你说。”

黄孟启又在任为群身旁坐下，轻声说道：“是这么一回事。秦大娘是第一个到了何老九家门口，见黄大权坐在那里，心里就有点不高兴了。问黄大权是干啥的，黄大权说他也是老九找去参加编席组的。大娘气了，跑回家来。老九二次又来动员她时，她就说了一句：‘俺不参加你们的编席组。’原因她没有细说。”